

## 對照與建構：中英文量詞結構型態析論\*

楊曉菁\*\*

**摘要：**華語文教學中，量詞的教與學一直是學術研究及教學現場上，戮力不已的探討方向。華語的世界裡，量詞有其語法結構的特殊性、意義上之獨到性及審美評價的區別性，如：一「抹」微雲、一「片」真心、一「陣」混亂、一「頭」牛、一「隻」羊……，這些量詞的使用是因社會文化、語境運用等因素交融，遂釀造出其獨到涵義及用法。因此，對於以華語為第二語言習得的學習者而言，假設他第一語言或母語中未曾經驗過華語量詞的語法結構或語境文化，就學習遷移理論而言，學習者在學習上將顯得困難，而所謂學習遷移係指將以往通過學習或解決問題所獲得的經驗，用於解決之後所遇到的其他相關學習問題。

中英文在量詞使用上的的差異，主要與語言結構(語法)、語意、文化、跨語言、文化變遷等現象有所關聯。

中文裡對於名詞沒有區分可數與不可數的概念；而英文在名詞使用上則區分為可數名詞與不可數名詞兩大區塊。英文中，可數名詞的部分以直接在單字尾加上-s 來表示，如：one pig、two pigs……；而針對不可數名詞，例如：paper、wine、tea……等字彙，則以量詞來處理及因應，如：tea(茶)無法實際計數，就用 cup 來形容(因為

---

\* 收件日期：2019/05/15；修改日期：2019/08/16；接受日期：2019/08/21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杯子可以用來盛裝茶），於是產生 a cup of tea 一杯茶、two cups of tea 兩杯茶等等屬於英文的量詞型態。

由於英文是區分單複數的語言，英文中的名詞以單複數來表示個體或整體，它是具有數量化概念的語言；而中文則是透過「數詞+量詞」（如：一隻）的型態來對名詞（羊）進行量化，如：一隻羊。

就認知語法（cognitive grammar）而論，中文量詞是以名詞為主體的語言概念結構，例如：「一張紅色的紙」，其重點在於名詞「紅色的紙」，而量詞「張」則是因應該名詞之所需而生。至於英文的量詞，其語言概念結構則是圍繞介詞「of」而生，藉由介詞「of」之前與之後的兩個單字，以突出兩個物體（單字所示）之間的內在關係，例如：a piece of cake, a cup of tea ……，piece 和 cake 之間、cup 和 tea 之間具有某種內在意涵連結上的關聯。它們藉著「of」這個介詞來貫穿彼此，以形成語意。如上述例句中：a piece of cake（一片蛋糕）是「總體蛋糕」中的「一部分」（一片/ a piece）；而 a cup of tea 的形成也是具有相同原因。由於，我們喝茶時並不是喝幾葉的茶葉片？或是幾根的茶葉枝？既然無法定義也無法計數茶葉片或是茶葉枝，那麼，使用者該如何表述喝茶一事呢？於是，遂以「a cup」來構成表意的型態。

正由於中英文在量詞組成的結構上，有其根本原因之歧異，對於以英文為母語或第一語言者，在學習華語時，難免將母語的概念部分移植，並套用至第二語言的學習上，這種「學習遷移」現象是學習過程中常見的。但是，學習遷移有「正遷移」與「負遷移」之別，由於語言結構與個體認知之差異，負遷移及學習偏誤的狀況，在第二語言學習的過程中，是極為常見的，亦即，以母語之概念領域（conceptual

domain) 經驗為基礎來建立其知識的結構群組 (Barcelona, 2003)<sup>1</sup>。本論文預計以探究中英文量詞組成的結構規律之內在語言與文化思維作為方向，並嘗試將中英文量詞的結構組成進行分類，以梳理其型態脈絡，藉此協助華語學習者經由系統性、序列性的方法來學習中文量詞。

**關鍵詞：**中文量詞、英文量詞、認知模式、對比分析、量詞型態分類

---

<sup>1</sup> Barcelona, A. (2003). Clarifying and applying the notions of metaphor and metonymy with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 update. in R. Dirven & R. Porings (Eds.),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pp. 207-277).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Comparison and Construction: Classific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ions of Measure Word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s\*

Yang, Hsiao-Ching\*\*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was to discover the different forming factors of Chinese and English quantifiers. Nouns in English denote individuals, quantification, or wholeness in singular and plural forms, while Chinese quantifies nouns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numerals + quantifiers”, such as “一隻羊 (a sheep) ”.

As far as cognitive grammar is concerned, the concept of Chinese quantifier is a noun-based structure, such as the word “a piece of red paper”, which focuses on the noun “red paper” and the quantifier “a piece” been used for developing the noun. The English quantifier has a conceptual structure around the preposition “of” to highlight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objects, such as “a cup of tea”、 “a glass of win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in the use of quantifiers are mainly related to language structure, language culture and way of thinking. In short, the concept of “structure” affects the

---

\* Received: May 15, 2019; Sent out for revision: August 16, 2019;

Accepted: August 21, 2019

\*\*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in Department of Language and Creative Writing at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composition of two language quantifiers. It's the main purpose to distinguish and classify the composition of Chinese and English quantifiers under contrastive analysis.

**Keywords:** Chinese quantifiers, English quantifiers, cognitive models, contrastive analysis, measurement words classifying, quantifiers.

## 一、前言

在中文語境裡，量詞具有其獨到的語言結構及審美意義，如：一「抹」微雲、一「片」真心、一「陣」混亂、一「頭」牛、一「隻」羊……，這些量詞的使用是因社會文化、語境運用等因素而釀造出其獨到涵義。中文裡對於名詞沒有區分為可數與不可數的概念，名詞的計數主要是透過「數詞+量詞」（一隻）這樣的組合來對名詞（羊）進行量化，如：一隻羊。而在英文的世界裡，關於名詞的使用是區分為可數名詞與不可數名詞兩大區塊的。可數名詞是直接加在字尾以加-s 的方式來呈現，如：one pig、two pigs……；而針對不可數名詞，例如：paper、wine、bread……，則以「量詞」來處理及因應，如：paper 不能數，就用 piece 來形容，於是產生 a piece of paper（一張紙），two pieces of paper（兩張紙）等片語。中英文在量詞使用上的差異，主要與其語言結構（語法）、語意、文化、跨語言、文化變遷等現象有所關聯。

中文裡除了上述普遍可見的量詞之外，還有一些有美到不可方物的量詞，如：一「輪」明月，一「彎」新月，一「枚」玉盤，一「片」冰心，一「抹」微笑等等，這些量詞對於以華語為母語或第一語言學習者或許可以瞭然於心。但是，對於以華語作為第二語言學習者而言，這樣的量詞用法並不容易。因為，在英文裡並沒有量詞的專門用法，亦即前揭曾述，由於英文是區分可數名詞與不可數名詞的語言系統，所以，量詞在英文裡並不是一種必備的語法結構。對於外籍生學習華語而言，中文「量詞」是相對困難的學習經驗連結。是故，以華語作為第二語言的學習者由於難以仔細區辨中文裡諸多量詞的使用範疇與界定，於是，常常可見的是，不少初階華語學習者一言以

蔽之地慣用「個」此一量詞來形容多數的中文名詞，是故，「一個茶」、「一個魚」等不明確的量詞用法，在華語教學現場是常常可見的。

就認知語法 (cognitive grammar) 而論，中文裡量詞的概念是以名詞為主體的意念結構，例如：「一張紅色的紙」重點在於名詞「紅色的紙」，而量詞「張」則是圍繞著名詞之所需而產生的。中文量詞的結構組合，最重要的是量詞與名詞之間的一致性，也就是說某些具有相同或類似性質的名詞，往往會使用一樣的量詞。換言之，假若該名詞的特徵是平面的、平坦的，便可用「張」來加以量化計數，如：「一張桌子、一張紙、一張相片」等。

至於英文的世界裡，由於名詞若可以計數的，多數是以字尾直接加-s 的形式來成就的，如：two cars。因此，英文中並不像中文裡有專門量詞的語法概念。英文裡量詞的產生，最主要的是為了解決不可數名詞的計數而生成，於是，產生「a oo of N」(a glass of wine) 或是「amounts of Ns」……等量詞結構的語法。英文量詞的概念結構是圍繞介詞「of」以突出兩個物體之間的內在關係，例如：a piece of cake, a cup of tea ……，piece 和 cake 之間，cup 和 tea 之間具有內在的連結與關聯，它們是以「of」此一介系詞來貫穿兩個物體，藉由介詞「of」之前與之後的兩個單字，來突出兩個物體(單字所示)之間的內在關係，並形成語意。「一片蛋糕」是「總體蛋糕」中的「一部分」(一片/a piece)；又如，茶的多樣性及數量體積，既無法定義也無法計數，遂以 a cup 的茶杯盛裝茶(of tea) 來表出一杯茶的「數量」概念。

英文是區分單複數的語言，英文中的名詞以單複數來表示個體、整體的量化現象；而中文則是透過「數詞+量詞」(一隻)的組合來對名詞(羊)進行量化，如：一隻羊。從上述中文、英文裡量詞的組成規律之分析看來，「結構」的概念在語言學習上是具有重要的影響因素。量詞是華語語法裡重要的特徵之一，也是不少第二語言學習者

認為華語學習裡困難的部分。究其困難的原因可以概分為三點：1、初學者不習慣於在數詞後一定要添加量詞（受其母語習慣之影響所致）。如：I have one pen／我有一筆。2、在量詞選擇上，學習者常不知其屬性類別而使用錯誤。如：一條頭髮、一張鏡子。3、某些特定量詞是相對難於記憶的，如：一枚銀幣、一副眼鏡、一派胡言。此外，華語量詞原則上是不能單獨使用，一定要跟數詞或是指代名詞合用，亦即你必須說「一碗麵」而非「碗麵」。<sup>2</sup>

正因為中英文量詞於組成之根本原因上是相異的，甚至不具備關聯性的連結，對於將華語作為第二語言的學習者而言，在學習華語時，難免將其母語的概念移植至第二語言的學習上，遂造成量詞負遷移及偏誤的狀況發生。

語言使用的層次，其一是口語溝通層次，其二是書面溝通層次。語言與思維的關係密切，思維是語言的內容，語言是思維的載體；同時，思維要憑藉語言以進行表達，並且，人們通過語言材料以對人的思維作出分析，因此，思維是人的認識過程之理性階段。許多語言學者指出，中文和英文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別是：英文是一個「主語導向」（subject-oriented）的語言，而中文是一個「主題導向」（topic-oriented）的語言。<sup>3</sup>中文所謂的「主題導向」是指它的語言基本表意結構乃是以一個主題或範圍，加上一個或數個評論、表述所組成的，其組合型態是「主題／範圍」+「評論／陳述」，如：「老張寫的那本書，價格很貴，內容又生澀，一般書店不容易買到。」主題是「老張寫的那本書」，而「價格很貴，內容又生澀，一般書店不容易買到」

---

<sup>2</sup> 全球華文網之華文教育及其基本理論之五「語法句型與教學」頁 2-3，網路試閱版（<http://www.huayuworld.org/upload/referencebook/U-CH3-5.pdf>）

<sup>3</sup> 參考改寫自林宗宏：科技部計畫報告《語法結構和英文寫作》，頁 23。（摘自科技部網站）

則是前面主題的「評論或陳述」。不過，這樣的句式在英文的型態裡是不可能直接呈現出「價格很貴，內容又生澀，一般書店不容易買」等三個謂語來形容主語「老張寫的那本書」的。因此，此句若以英文來呈現時，它的型態會是以幾個子句來凸顯主詞「老張寫的那本書」，這便是中、英文語言語法結構之間的差異。所以，學習第二語言的根本要點便是必須克服 L1（第一語言）和 L2（第二語言）之間的差異性所構成之干擾，第二語言習得的主要障礙常常是第一語言對第二語言的干擾，中文與英文在語法結構上的差異，會造成學習上的困擾，若能透過類比的連結來學習，可以一定程度上解決學習上之干擾。

英文是講究「語法」的語言，句子與句子之間靠規則連結起來，不過，中文並不是一種以理性分析見稱的語言。中文的遣詞造句憑藉的不只是語法，也依靠「章法」。的確，中文不像英文，英文需要透過時態與複數等等詞尾變化以產生更充分且精確的表意功能，但是，這並不是說「中文沒有文法」。此處，又牽涉到「文法」的定義，實際上，「文法」的定義並不侷限於詞性變化、時態、單複數等面向，文法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呈現方式就是「語序」（word order），簡而言之，是指稱哪個詞語放置於前面、中間和後面等等，而中文文法正是以語序為骨幹。

至於，所謂「章法」是指文章的整體結構與組織佈局，中文不特別強調詞性變化、時態語態、句型模式等語法上的特徵，反而更強調句子的組織、佈局、排序及彼此前後的連繫，因此，在中文世界的語言溝通及理解的過程中，人們往往不是單靠語法來判斷意義而已，使用者更多的時候需要憑藉語感及前後語境（context）來理解意義。

本論文預計以探究及分類中英文量詞組成之型態為研究方向，藉此協助華語學習者透過系統性、序列性的方法來學習華語量詞。

## 二、中文量詞組成之型態分類與探究

中文語彙的「多義性」正是造成「歧義」(ambiguity)的主因，所謂「歧義」是指文字未定義或定義不清楚而沒有明確涵義的單詞、術語、注釋或觀念等等。如果一個單詞、片語、句子或其他的表達方式擁有一個以上的解釋，皆可以歸屬於「歧義」的範疇。歧義是自然語言中的一種普遍現象，是指一個語言單位或結構具有一種以上意義的現象。<sup>4</sup>

也因為歧義這樣的特色，甚至包含象徵、隱喻(metaphor)、悖論(paradox)等文學性手法的運用，使得中文文本的審美意味濃厚，不過，優點與缺點往往是一體之兩面，相伴而生。就「語用學」(pragmatics)角度立論，中文的歧義造成語言使用上的諸多趣味，如：不少廣告中使用的雙關及誇飾手法正是在此基礎上生發而成的；但是歧義也往往造成第二語言學習者的困擾。如：「本系有三位教授出了六本書。」其意義可能有：1、三位教授合計出版六本書；2、三位教授合寫了六本書；3、三位教授每人出版六本書。又如：「想一個人」一句可以指涉「想念一個人」(miss someone)，也可以說「想要一個人獨處」(leave me alone)，這是歧義之非，也是歧義之是。

中文裡的詞彙可以概分成實詞與虛詞兩類，實詞表示詞彙意義；虛詞表示語法意義。中文裡的名詞，並不像其他語言類型的名詞能夠直接與數詞搭配來表現數量，它必須加上量詞，利用量詞來將其修飾的名詞概念個別化，也就是說，中文必須透過「數詞+量詞+名詞」的語法結構才能呈現名詞數量性的功能。中文裡的名詞不管是

---

<sup>4</sup> 段滿福、張秀清：〈英語中歧義現象探究〉，《內蒙古財經學院學報》，第 4 期（2004 年），頁 88-90。

單數或複數，都要加量詞，例如：單數的「一枝筆」，或是複數的「五枝筆」。

中文量詞可以協助事物分類，有計數功能，也有區別語義和同音詞的作用，如：「給我一把刀」和「給我一刀」，差一個「把」字，兩者意義差距很大，前者是說給我一把刀，以作為使用；後者可能指涉給我一刀，殺了我吧；又如：「四個姑姑」和「四姑姑」亦是如此。語言學者曹逢甫（2013）指出：

漢語大部分的名詞都可以用「數詞＋量詞」的組合加以修飾，這一點和英文有極大的不同。英文的名詞前表示「量」的修飾語可以是數詞（如：one、two、three……）、不定形容詞（如：some、many、little……），或是不定冠詞（如：a、an）等。而漢語表示量的修飾語除了數詞之外，還需要有量詞（measure words，如：斤、杯、尺），或是類別詞（classifier，如：輛、隻、頭）。透過上述形態以形成一斤牛肉、兩杯水、三尺布等詞語。<sup>5</sup>

中文裡，量詞與名詞之間的搭配關係並不是任意的，量詞的功能除了是為名詞計數外，還在於顯現出名詞的屬性。由於名詞的屬性不同，其搭配的量詞也會不一樣。而量詞裡，除了少數是屬於度量衡一類的專用量詞，如：一斤肉、三哩路（斤、哩）；其他多數的中文量詞都編碼著該物質的形象，而有「示形」的功能，亦即量詞在部分或整體屬性上與其後銜接之名詞是具有內在的關聯性，如：一片吐司，量詞「片」具有呈現名詞「吐司」的外在型態。中文量詞主要可就兩大類別來概分：其一是用以計算人事物之單位的「度量衡量詞」：公尺、公斤、尺、寸、哩……；其二是「名量詞」與「動量詞」，「名

<sup>5</sup> 李子瑄、曹逢甫：《漢語語言學》（臺北：正中書局，2013年），頁99。

量詞」用於修飾名詞，其形式通常是「數詞+量詞+名詞」，如：一朵花、兩塊糖、五個人；而「動量詞」則用於修飾動詞，動量詞的形式通常為「動詞+數詞+量詞」，如：吃一頓、打三下、踢兩腳。有的量詞會同時兼任名量詞及動量詞二種身份，例如：「陣」、「頓」、「場」，一「頓」飯（名量詞）、吃一「頓」（動量詞）。

表二 量詞的次分類

趙元任 《中國話的文法》	呂叔湘 《現代漢語八百詞》	朱德熙 《語法講義》
單位詞或個體量詞 (一個人、一張床)	個體量詞 (根、粒、個、條)	個體量詞 (「書」論「本」、細長的東西論「枝」)
動-賓結構式特有的單位詞 (寫一筆好字、下一盤棋)		
群體量詞 (一群人、一批貨)	集合量詞 (對、雙、群)	集合量詞 (一雙筷子、一群人)
部分量詞 (一堆土、一些書)	部分量詞 (些、把、卷、篇)	不定量詞 (點兒、些)
容器量詞 (一杯茶、一箱書)	容器量詞 (杯、碗、盆、籃)	
暫時量詞 (一臉汗、一腳泥)	臨時量詞 (身、頭、臉、手、腳)	臨時量詞 (一臉汗、一腳泥)
標準量詞 (一里路、一升米)	度量量詞 (丈、尺、里、米、公分)	度量詞 (尺、寸、斤、斗)
準量詞 (國、省、年、歲)	自主量詞 (國、省、區、縣、年、月)	準量詞 (兩縣、三個站、一世紀)
動詞用量詞 (響三聲、看三眼)	動量詞 (次、遍、趟、下、步、圈)	動量詞 (洗一下、切一刀、看一看)
	複合量詞 (人次)	

在量詞定型於今日之前，其實經歷過一些不同類別的區隔過程，現以國家教育研究院所公告的資料為例進行說明。趙元任的《中國話的文法》把量詞分為九類、呂叔湘的《現代漢語八百詞》則分為九類、朱德熙的《語法講義》分為七類，各家學者對於量詞的分類，

名稱及歸納方式，各有異同，嘗試以表格說明之（請參考上頁表格）所列。<sup>6</sup>

曾傳祿（2006）認為從量詞的來源上看，大部分中文量詞是從名詞轉化而成的，也有些是從動詞或形容詞轉化而來。因此，以認知的角度來看，從其他詞類轉化而成的量詞，其語義必有轉喻認知<sup>7</sup>的存在。而在認知語言學內，轉喻不僅是語言現象，更是人類思維和行為的方式之一，當說話者選擇以不同的量詞來搭配名詞時，在認知上，說話者是對於所表達的事物有著特別想突出的語義特徵，藉由不同量詞的呈現以區別概念不同的事物；或者，當說話者使用不同的量詞時，他想要表現的是「該物體概念中不同的性質（qualities）」<sup>8</sup>，而這也是名詞與量詞組合時的認知思維取向。

<sup>6</sup> 吳昭亮：〈漢語量詞詞性的兼類現象〉，《國家教育研究院電子報》，第 87 期（2014 年 5 月）[http://fm.naer.edu.tw/index.php?edm\\_no=87&content\\_no=2198](http://fm.naer.edu.tw/index.php?edm_no=87&content_no=2198)。

<sup>7</sup> 此處「轉喻」的概念主要是指稱英文中的習用轉喻。轉喻是單一領域內之映照現象（mapping），而非橫越兩個領域之映照。也就是說轉喻映照發生於同一個領域內的兩個實體之間，這兩個受映照之實體在所屬的同一個領域中是密切關聯的，因此轉喻思維為標的實體提供一條簡便的認知通路，轉喻之來源實體是用來在同一個領域中代表標的實體的（Gibbs, 1994; Kvasses, 2002; Lakoff, 1987; Lakoff & Johnson, 1980, 2003; Lakoff & Turner, 1989; Redden & Kvasses, 1999）。例如我們用「三一九」指 2004 年 3 月 19 日發生在台南的槍擊執政黨總統、副總統候選人的案件，就是用槍擊案的日期來代表槍擊案，亦即從該槍擊案的認知領域中的一個抽象實體（即該槍擊案發生的日期）來提供該槍擊案較簡便的認知通路。這樣的轉喻概念在漢語修辭學裡相當於「借代」的用法，而且其研究主要是在語言的層面上探討，將之當作一種修辭格，而在英文世界的使用則朝向概念與手法的思維來看待「轉喻」。以上說法整理自謝健雄：〈當代臺灣漢語慣用轉喻：認知語言學取徑〉，*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4, No. 1, pp. 55-67（2008）。

<sup>8</sup> 蘇欣敏：《現代漢語臺灣口語量詞分類研究》（臺北：臺灣師大華語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參考並詮釋加以改寫，頁 160-161。

量詞與名詞的搭配關係，一方面是基於量詞的語義與名詞所含的概念是否相合？是否會造成語義的衝突？另一方面，也必須考慮量詞是否突顯了該名詞較為顯著的特色，並且標記了名詞的內在屬性，最後再加上數詞的配合。而就前揭討論所言，中文量詞可以概分為三類主要面向：度量衡量詞、名量詞、動量詞，這是就語法層次的組合來分類的；若就內容而言，中文量詞除了表示數量、類別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特色，就是展現語言的形象化及文學性，漢字獨特的單音、獨體、多義之特色使得中文呈現豐富多彩的文學性及藝術性。而其中量詞的使用，更是中文詞類與語言裡的一大特色，如何適切使用量詞，其實代表著我們詮釋事物的觀點及理解事物的視角。

因此，除了從一般語法研究的視角來探究量詞的分類概念之外，筆者嘗試從中文作為一種語言形成之內部意涵，以語言的形象性及文學性來對中文量詞進行概括分類及相關論述。

### （一）基於形象化特色的量詞生成

作家、詩人用語言文字來呈現難以言說的抽象心情轉折，使之具體化；或把人物、事物的樣貌型態描寫地活靈活現宛如眼前一般，我們都可以稱這樣的概念及手法為「形象化」。而在本研究中，筆者於量詞分類裡所謂的「形象化」，其意義是指涉「具象化」，也就是能夠具體表述該名詞特色之意，如：餐廳裡有個客人，英文裡說 *one person* 或是 *one guest*，此兩者並無太大的區別，因為，在英文的表達裡，重點在「數詞」的多寡，客人的人數是認知的重點，而非量詞的差別。不過，在中文裡，一個客人、一位客人、一名客人，此三種用法，可能各有不同的意涵。「位」的意義範圍最小，也就是說「位」的義界

比較精確，通常只能指獨立計數的人，並且是帶有敬意的量詞，因為，我們不會說一「位」罪犯。而「名」屬於中性的性質，不帶褒貶，我們會說一「名」囚犯（或是一「個」囚犯）住進牢房，不過，一「位」囚犯就不合宜了。「個」的問題最少，因為它的適用範圍最廣，無論是單獨的人或物皆可。但是也因為它的普遍性，其禮貌性及專門性就消失了。Huang & Ahrens (2003) 在討論量詞與名詞的搭配時，認為同一個名詞會搭配不同量詞使用的現象在於量詞本身語義上的競爭。<sup>9</sup>此說，正可以詮釋「客人」與「囚犯」兩個名詞，不是都適宜與「個、名、位」等三量詞之學理依據。Ahrens (1994) 曾以華語母語者對於量詞選擇的產出實驗 (production experiments) 之研究結果發現，如果量詞與名詞之間擁有特殊 (unique) 和精確 (elaborative) 的關係，「個」與名詞的連用的現象就會相對減少。<sup>10</sup>

其次，我們也發現某些名詞，由於它的內質與特色有近似之處，所以會使用相同的量詞，如：一「張」椅子、一「張」桌子、一「張」紙、一「張」床、一「張」圖等，上述詞語中，名詞部分的椅子、桌子、紙、床、圖等都有相似處的特質 (similarities)，都具有著「四邊與四角同構出的平坦面積」。當然，這樣的推論，也有它的特例，如：一「片」蛋糕、一「片」西瓜、一「片」海、一「片」赤忱等，上述語例中雖然有著共同的量詞「片」，也有著共同的數詞「一」，但是他們的語義卻有著相反的走向。一片蛋糕及一片西瓜，都是屬於大總體中的一個小部分，並且將普遍認知的量詞「片」之語意概念呈

<sup>9</sup> Huang, Chu-Ren and Kathleen Ahrens. (2003). Individuals, kinds and events: classifier coercion of nouns. *Language Sciences* 25:353-373.

<sup>10</sup> Ahrens, Kathleen. (1994). Classifier Production in Normals and Aphasic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2.2:202-247.

現出來，那就是「扁平的、稍有體積的一個物體」。不過，「一片海」指的是「整片海」，「一片赤忱」是指「滿腔赤忱」，以上「片」作為量詞之用法受到前面數詞「一」的影響，而非單指扁平且有體積的物體之意。因為，此處數詞「一」係指整體，亦即「全部」之意，所以，「一片海」是指整體一大片面積的海洋；而「一片海」是指滿心、滿腔，一整個豐沛的誠意。所以，數詞「一」的整體化（做「全」、「都」解）影響了原本量詞「片」的意義。在此，我們可以成立一個小結論：「片」這個量詞，有著個別性及整體性的不同語言指稱，它依據不同名詞「蛋糕」、「西瓜」、「海」、「赤忱」之需求而個別殊異化。

再者，於中國文學文本裡時常出現的意象「月亮」，可用以形容狀擬的量詞不勝枚舉，如：一「彎」弦月、一「輪」明月、一「鉤」殘月、一「枚」明月等等，其意涵正顯示月亮隨著時間變化而有著陰晴圓缺的不同型態，於是，藉著不同的量詞「彎」、「輪」、「鉤」等字，正可以傳神地描繪其內在意涵與指涉，這也是一種形象化特色。不過，一「彎」弦月、一「輪」明月、一「鉤」殘月、一「枚」明月等用法，同時也是比較具有「文學性」的量詞用法，而非習用的口語化量詞，所謂口語化量詞是指：一「個」月亮、一「顆」月亮等等。

## （二）基於文學性特色的量詞生成

部分中文量詞的使用深具文學性，所謂「文學性」的定義，我們不妨先從「文學」一詞來理解，文學的特點主要在於它的藝術性及審美性高，而口語化的成分低。因此，文學作品注重隱喻、象徵的使用以凸顯其審美運思的想像空間。文學語言的一大特色是不直白，具有

模糊性、未定性、多義性，這似乎是文學語言的「短處」，其實也是文學語言的「長處」。語言文字的表達之所以被理解是因為它的結構特性。創作者根據本身的意圖，形成概念；聯結概念，成立命題；聯結命題，再編成概念結構或語文結構，形成作者的「作品」。如：「滿園春色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上述詩句中的一「枝」紅杏、一「片」冰心、一「行」白鷺等量詞的用法，展現初一種反常合道的文學性，令讀者會心一笑。一「片」冰心的用法，其意思近似於一顆真心、滿腔真心，但是「片」字比起「顆」、「腔」等字，在文學審美效果上，更為突出，看似反常卻合乎道理，呈現出中文語言裡審美的趣味性。

再者，比如用以描述花朵時，可以用一「朵」花，也可以用一「枝」花。一朵時，強調的是視覺上的立體塊狀；一枝時，則強調花莖或枝條的細長與修長，視覺上是線條型。所以，「滿園春色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中，強調春色無邊，百花齊放，一枝掩蓋不住美麗的花兒硬是探出頭來，此時，若要將句中的「枝」替換成「朵」，不能說錯，只是，這樣的表述方式無法凸顯鮮花從「莖」開始成長，引領而望，積極地往外探頭之姿態，並且，文學性也會變得比較薄弱。前一小節提到的月亮量詞用法，不勝枚舉，如：一「彎」弦月、一「輪」明月、一「鉤」殘月、一「枚」明月等等，何以一個名詞「月亮」能夠擁有這麼多量詞來表述，除了文化因素（華人文化裡的月亮太陰崇拜，月亮文學想像……）之外，更重要的是這些不同的量詞使用，體現了審美情味的高低及審美價值的判斷。

### 三、英文量詞組成之型態分類與探究

量詞是現代中文詞類中的一種，使用上非常普遍，英文中沒有像中文這樣的「量詞」分類，但有類似的用法和修辭結構，如英文中的 *quantitative*（數量的）、*determinatives*（限定詞），*portative*、*quantifiers* 等，多數的時候，在英文的語用裡，慣以「*measure word*」來稱呼量詞。許多相關研究指出，一般人於學習第二語言的過程中，母語的語法對目標語的學習，有強烈的遷移作用（*transference effect*）。英文是一個具有時態（*tense*）、格位（*case*）及單複數的語言，這些都是中文裡所缺乏的。因此，以英文為母語者可能會帶著具有時態語法的認知（過去式、現在式、未來式）來學華語。同理而言，英文中所缺乏的量詞概念，也會造成他們學習華語時，對於華語中的量詞，產生不明所以的負遷移。

英文是區分單複數的語言，英文中的名詞以單複數來表示個體、量化或整體化；名詞的可數性特徵一般體現在語法上，也就是說，英文名詞以一個複數標記「-s」，來表示超過一個以上時的數量，如：*one car*、*two cars*、*fifteen cars*，所以，英文中並不像中文裡有專門量詞的概念。英文量詞的產生，最主要的是為了解決不可數名詞的計數而生成，於是，產生個體量詞「*a oo of N*」（*a glass of wine*、*a ball of string*……）或是集體量詞「*lots of Ns*」、「*a large number of*」……（表示許多之意）等不同量詞結構的語法。英文量詞的概念結構是圍繞介詞「*of*」以突出兩個物體之間的內在關係，例如：*a piece of cake*、*a cup of tea*……，*piece* 和 *cake* 之間，*cup* 和 *tea* 之間具有內在的連結與關聯，它們是以「*of*」此介系詞來貫穿兩個物體，以形成語意。「一片蛋糕」是「總體蛋糕」中的「一部分」（一片/*a piece*）；又

如，茶的多樣性及數量體積，既無法定義也無法計數，遂以 a cup 的茶杯形狀來盛裝茶 (of tea) 以表現出一杯茶的「數量」概念。

中文裡的普通名詞，並不像英文是透過標記符號「-s」來區分單複數的，中文是通過「數詞+量詞+名詞」來完成單數或是多數的區別。例如：一輛車、兩輛車、十五輛車。而英文裡的名詞是可以直接被數字修辭，自身作屈折變化以表達複數概念<sup>11</sup>，其型態顯示著一種預設概念單位，這個概念也是其語言內在意義的一部分。一個事物在英文中是否可以計數的前提是，它有沒有便於計數的預設單位。而中文名詞則沒有這樣的區分，中文名詞都可以借助量詞來實現其數量化及單位化的特色，如：一「匹」馬，兩「輛」車。

從句子結構及語法來看，西方人表意比較直接，而華人說話前預先鋪陳。中文裡習慣將重要的資訊總擺在句末，如：「不好意思，因為早上出門比較急，所以就忘了帶要還給你的書，很抱歉！」華人習慣先講前因後果，最後講重點。同樣概念的語意在英文裡會這樣呈現：「Ah, I forgot to bring your book! I was in such a hurry this morning and I just forgot. Sorry!」<sup>12</sup>英文的表意模式多數是直接先說明主要重點，再解釋後續。如此的語境差異不盡然是華人文化重視禮貌所釀成的，許多時候是語法結構所形塑的思維模式。因此，探究英文裡的量詞的也必須思考英文語法的深層結構意涵。

基於英文中的名詞有可數及不可數之分，英文中可以計量的名詞，其計數方法是是在該名詞後直接加-s，一般來說，可數名詞不使用量詞；至於無法計算出數量的名詞才以量詞來作用，擔負起計數的

<sup>11</sup> 參考改寫自林宗宏：科技部計畫報告《語法結構和英文寫作》，頁 23。(摘自科技部網站)

<sup>12</sup> 史嘉琳：〈中文變好了，英文也變好了〉，英語島雜誌電子報 2016 年 6 月號，([http://www.eisland.com.tw/Main.php?stat=a\\_uGFZaUr](http://www.eisland.com.tw/Main.php?stat=a_uGFZaUr))。

功能。我們進一步分析，英文中的量詞可以區分成「個體量詞」及「集體量詞」這兩大面向<sup>13</sup>。「個體量詞」係指這一類：a scoop of ice cream（一球冰淇淋）、a bottle of water（一瓶水）；而「集體量詞」則是：a flood of tears（一陣眼淚）、a group of people（一群人）、a school of fish（一群魚）。

當我們理解英文中的量詞大多是用來解決不可數名詞的計數時，其形式是：「數詞+量詞 of+名詞(s)」，進一步便可以通過下方表格所舉例證來說明之。水是無法計數的名詞，於是在英文中，有了如下的修飾形容用法：a bottle of water；又，馬鈴薯在英文中是屬於可以計數的名詞，如：one potato、two potatoes……，不過，在日常使用中，讀者也可以使用「一袋馬鈴薯」、「兩袋馬鈴薯」等方式來形容，當使用一袋或兩袋的概念時，它已經跳脫單純計數的用法了，而是使用了英文量詞的語法規則。

#### 不可數名詞 (Uncountable nouns) 的量化：

a bottle of water	一瓶水
two bottles of water	兩瓶水

#### 可數名詞 (Countable nouns) 的量化：

a bag of potatoes	一袋馬鈴薯（一顆馬鈴薯 one potato）
two bags of potatoes	二袋馬鈴薯（兩顆馬鈴薯是 two potatoes）

基於上述關於英文量詞認知語法 (cognitive grammar) 的闡析，我們可以將英文量詞的組成根據其內在意涵及結構組織加以歸納並分類之，試以下三類分述之：

<sup>13</sup> 謝嘉：〈中英文量詞的對比〉，《太原教育學院學報》，第 23 卷第 3 期（2005 年 9 月），頁 62-63。

### (一) 策略性量詞：用以解決名詞的計數問題而生成

此類量詞，是英文中用以處理不可數名詞的一種策略性的計數方式，因此，名之為「策略性量詞」。像 *bread*、*wine*、*honey*、*oil* 等是無法一個一個計算出實際量體的名詞，不過，它們仍然有表達量體大小之必要，所以產生了各種「策略性量詞」，這種策略性的量詞之構成，是具有其意義形式的，如以「*jar*」（罐子）來將流動的、無法確實計數的蜂蜜予以具體化的體積形象；或，以「*bowl*」（碗）來將米飯的數量多寡給予具體化了。所以，英文裡的「策略性量詞」是為了解決英文中不可計數名詞（*uncountable nouns*），以將不可數名詞可數化為目的。

不過，將不可數名詞計數之後，也就是不可數名詞通過「量詞」來可數之後，它形成了一個新的片語（*phrase*），這個新的量詞片語，也可以複數化，如：*a bucket of water* 一桶水；*two buckets of water* 兩桶水。以下示範一些策略性量詞，審視其如何處理該不可數名詞之結構與意義：

*a piece of paper/ cake/ furniture* 一張紙／一塊蛋糕／一件家具

*a bar of soap/ a cake of soap* 一塊肥皂

*a loaf of bread/ toast* 一條土司

*a slice of bread* 一片麵包

*a glass of wine* 一杯酒

*a scoop of ice cream* 一球冰淇淋

*a jar of honey* 一罐蜂蜜

*a bowl of rice* 一碗飯

*a barrel of oil* 一桶油

( \*barrel 是中間體胖而兩頭微縮的木頭大桶，是專門用以形容油桶或酒桶的量詞)

## (二) 形象化量詞：基於凸顯名詞屬性之特色而生成

在前一節中文量詞的分類裡，曾提及「形象化量詞」，所謂的「形象化」也就是「具象化」，是能夠具體表述並呈現該名詞特色的量詞，此類量詞必須要能凸顯該名詞的重要特徵為生成的目標，例如：中文量詞「一頭牛」在英文裡稱為「a head of cattle」，此處的用法「head」（頭）和中文量詞的概念近似，它們都選擇以牛最為凸顯的特徵「頭」來作為量詞單位。

此外，在英文的世界裡，對於大量的數，會使用「集體量詞」，如：a group of people（一群人）、a school of fish（一群魚），集體量詞若以中文為例來說就像是一「群」人、一「桌」菜之用法。英文中也有極具「形象化」特色的量詞使用之例，例如：關於計數動物的量詞，它們依據動物種類之異而使用不同的量詞，如：用於走獸（包括爬行動物）的量詞：herd（大型動物，如：長頸鹿、斑馬）、colony（同類的、生長或生活在一起的動物）；用於飛禽的量詞常見：flight；用於水生動物的量詞：school（多見於魚群）<sup>14</sup>。

而其他類別的形象化量詞還有：

a blade of grass 一根草（blade 是刀鋒之意，此處是取草的尖端形狀有如刀鋒）

a round of applause 一片掌聲（round 有圓形、環繞之意，用它來形容掌聲如雷，指涉的是掌聲很多，到處皆可聽聞之意）

<sup>14</sup> 謝嘉：〈中英文量詞的對比〉，《太原教育學院學報》，第 23 卷第 3 期（2005 年 9 月），頁 62-63。

a wink of sleep 一絲睡意（wink 是眨眼之意，是快速且短暫的動作，用以形容睡意的萌生及初起，惟妙惟肖）

a shadow of doubt 一絲懷疑

a tint of green 一絲綠意；一片綠色

a layer of frost/ snow/ cream 一層霜／雪／糖霜

a flicker of disappointment 一絲失望的眼神

a flood of water 一片汪洋（用 flood 充斥湧出的大量之意來比擬海洋之廣袤）

上述各量詞之後所接的名詞通常較為抽象，或是較難以寫實，像是：睡意、綠意、失望……，而透過這些具體的量詞來輔助，使得這些名詞更為形象化。

### （三）具修辭效果的量詞

在英文中有部分具同義性的量詞，如：「一陣」、「一群」等，它們在中文裡的意思相對簡單，但是，在英文的世界中，它們卻有許多的型態得以顯示，請看以下示例：

a burst of tears/ cheer/ gunfire/ thunder 一陣哭泣／喝彩／炮擊／雷聲（burst 有突然爆發出的意思）

a flood of tears/ rain 一陣眼淚／一陣傾盆大雨（flood 是指量多而滿溢出來的樣子）

a spatter of applause/ cheers 一陣稀疏的掌聲／喝彩（spatter 是少量的、潑灑的）

a peal of artillery/ thunder 一陣隆隆的炮聲／雷聲（peal 是聲響很大的）

a stroke of heart attack 一陣心痛發作（stroke 可以用來形容心臟的跳動，或是一擊的概念）

a twinge of remorse/ toothache 一陣內疚／牙痛（twinge 是刺痛、陣痛、劇痛）

a twinge of embarrassment 一陣尷尬（忽然出現一陣不期然的尷尬）

a shower of bullets/ criticism 一陣彈雨／批評（以 shower 洗澡時的淋浴來形容槍林彈雨的畫面）

以上這些英文量詞翻譯成中文後都解釋為「一陣」，但是，它們又各自於意義內涵、審美情態、文化語境上有其特色。在中文裡「一陣」這個數量詞不具有強烈修辭色彩及區辨性，它可用於各類名詞的泛稱及統括的描述。但是，在英文中，一「陣」這個概念量詞則是通過許多不同的「名詞」來狀擬的，並且，這些詞語各有獨特的修辭語境，如：「twinge」特指肉體或心靈上的一陣劇烈的刺痛；「shower」則有風狂雨淋之感；「flood」一詞給人以滔滔不絕之感，由此可見，英文裡「一陣」的語意，極具形象畫面感。「spatter」有「少量」，「稀疏」之義；「burst」則泛指猛然爆發出一陣，是突如其來的；而「gust」則專指風、雨、雹、火、煙等現象之突然而猛烈的一陣，這諸多的英文裡「一陣」數量詞之用法，讓讀者細膩品味出其語境層次上的濃郁高低及審美趣味。

另外，如：a crowd/ group of people 一群人、a school of fish 一群魚、a herd of cattle/ elephants 一群牛／象、a pride of lions 一群獅子，這些同樣「一群」數量的概念，在中文裡的表意就簡單許多，但是在英文中，它們反而有許多活靈活現的轉譯，這也是一種修辭手法的量詞展現。再者，在中文裡，我們說一塊巧克力，可能不會再行考慮它是方？是圓？是扁平？是立體？僅用「塊」此一量詞來狀擬之，但是，英文世界裡光是巧克力的量詞就有好多種，如：a 「bar」of chocolate、

a 「square」of chocolate、a 「box」of chocolates、a 「tin」of chocolates  
 一（鐵）盒巧克力、a 「jar」of chocolates（一罐巧克力）、a 「pile」  
 of chocolates（一堆巧克力），以上都是用來形容巧克力的量詞。其類  
 別多元而紛呈，或依照形態而別，或依據外包裝來區分，其分類及描  
 摹之細膩，根據語言學及文字學的理論來推論此現象應當與該社會之  
 文化關聯頗深，巧克力、鮮乳都是西方世界重要的食物產品，因此，  
 據此衍義的量詞自當極其豐富。

跟中文裡的量詞一樣，英文量詞除了常見的說法，還有一些是屬  
 於修辭性的需求而產生的，這些量詞更常見於書面語中（written  
 language），而不在一般口頭語（spoken language）中使用。如：

a sea of people/ blood/ flags/ flowers/ happy faces 如海般的／如潮一樣  
 的人群；血海；旗海；花海；無數幸福的面孔

an ocean of trouble/ time/ space 無窮的麻煩／無休止的時間／浩瀚的  
 宇宙

a mountain of debts/ rubbish/ money/ dirty clothes 債台高築／垃圾如  
 山／家財萬貫／一大堆髒衣服

a mass of images/ facts/ data 大量的圖像／事實／數據

a rain/ storm of tears/ ashes/ arrows/ bullets 嚎啕大哭／一陣箭雨／一  
 陣彈雨

a store of learning/ experience 知識淵博／經驗豐富

a chorus of protest/ praise 一片抗議之聲／一片讚揚之聲

a wealth of experience/ data/ troubles/ good/ goods 經驗豐富／豐富數  
 據／問題很多／大有好處／商品豐富

a succession of defeat 接二連三的挫敗（succession 是連續之意）

#### 四、結語

中文的量詞教學對於其他一樣具有量詞或分類詞的語言而言，如：日文、越南文、泰文等語系國家，在學習上是比較容易理解的，但是，對於西方語系的二語學習者，因為其語言系統裡不具備量詞專門的語法結構，所以，他們在學習華語量詞時必須採取重覆的、不間斷的練習才能習得<sup>15</sup>。量詞誤用的現象在華語作為第二語言習得時，是普遍的現象，更是一種常見的「偏誤現象」。其偏誤原因肇始於學習者無法完全掌握每個量詞與名詞搭配的語義特徵，於是，學習者傾向於使用最常出現的量詞，如：「個」的用法。

要學習一種新語言，必須要了解該語言的整體面貌，以及這個語言（第二語言）與自己母語之間在結構特性上的差異，並嘗試利用對比分析及系統辨識才能有效地擺脫自己母語對第二語言學習的負向干擾。

著名的語言相對論「Sapir-Whorf」假說，此學派認為語言和思維是一致的，語言的結構決定了思維模式，語言結構通過引導、制約人的認知活動，從而對人的思維和行為產生影響，語言不同，使用者的思維也不同。從句子結構看，西方人講話比較直，華人說話前則先鋪陳。「重要資訊總擺在句末」這個結構，是漢語語言學大師趙元任先生（Y.R. Chao）所分析出來的，並且把它命名為「topic-comment（主題——評論）」的結構，透過這個「主題——評論」結構，可以理解華人的語言文化及模式。華人有時候可能會認為，西方人說話偏向於「直白」，不會慢慢地切入話題，而是直接表出。一般華人的習慣是

---

<sup>15</sup> 蘇欣敏：《現代漢語臺灣口語量詞分類研究》，頁 78。

先鋪陳，讓閱聽者有緩衝、做好心理準備之後，才把重要的事情表出，華人習慣先講前因後果，最後講重點，不只是一般講究禮貌的關係，可能與中文語法結構有關聯。

正由於中英文在量詞組成根本原因上的歧異，對於以英文為母語第一語言者，在學習華語時，難免將母語的概念移植套用至第二語言的學習上，進而造成負遷移及偏誤的狀況。本論文預計以探究中英文量詞組成之結構規律為問題意識進行研究，以協助華語學習者透過系統性、序列性的分類方法來學習華語量詞。

造成中英文在量詞使用上的的差異，主要與語言結構、語言文化及思維方式等方面有所關聯，而語言文化及思維方式又與語言結構關係頗深。本論文將中文量詞的形成規律分就兩大面向：其一是基於形象化特色而生成的量詞；其二是基於文學性而生成的量詞。至於英文量詞的生成，則可以分為三個面向分析之：其一是策略性量詞：用以解決名詞的計數問題；其二是：形象化量詞，它是基於凸顯名詞屬性特色而來；其三是具修辭效果的量詞。

以上為透過中英文語境之對比分析而進行的中英文量詞之初步分類，期待藉此系統化及序列化的建構，裨益於第二語言習得中文華語者，在量詞學習上有具體實踐之策略。

## 引用書目

### 一、專書/專書論文

1. 李子瑄、曹逢甫：《漢語語言學》，臺北：正中書局，2013 年。
2. 楊朝春：《語言差異與思維習慣：英漢名詞的數範疇差異及其認知影響》，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9 年。
3. 趙元任著、丁邦新譯：《中國話的文法》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4 年。
4. 鄧守信：〈對外漢語教學語法總則〉，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第七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第七冊教學應用組》，臺北：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2003 年。
5. Ahrens, Kathleen. (1994). Classifier Production in Normals and Aphasic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
6. Huang, Chu-Ren and Kathleen Ahrens. (2003) . Individuals, kinds and events: classifier coercion of nouns. *Language Sciences* .

### 二、期刊論文

1. 史嘉琳：〈中文變好了，英文也變好了〉，《英語島雜誌電子報》，2016 年 6 月號（2016 年 6 月）。  
([http://www.eisland.com.tw/Main.php?stat=a\\_uGFZaUr](http://www.eisland.com.tw/Main.php?stat=a_uGFZaUr))
2. 林麗玲：〈從「語言相對論」看中西方文化語義〉，《齊齊哈爾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 期（2007 年），頁 45-48。
3. 孫志青：〈二語習得中語境與文化問題的社會語言學視角〉，

- 《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5卷第5期(2008年)，頁128-132。
4. 袁靜：〈量詞「枚」的形成及其認知語義特點〉，《集寧師範學院學報》，第3期(2019年)，頁87-89。
  5. 張旭：英語「類量詞」研究——兼與漢語量詞作功能類型學對比，《外語教學與研究(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第2期(2018年)，頁173-185。
  6. 曾傳祿：〈漢語量詞語義的認知闡述〉，《語文學刊》，第24期(2006年)，頁120-122。
  7. 謝健雄：〈當代臺灣漢語慣用轉喻：認知語言學取徑〉，大葉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期刊》，第4卷第1期(2008年)，頁55-67。
  8. 謝嘉：〈中英文量詞的對比〉，《太原教育學院學報》，第23卷第3期(2008年9月)，頁61-64。
  9. David Recine. Nouns of Measurement and Non-Countable Nouns, November 18, 2015. (<https://magoosh.com/toefl/2015/nouns-of-measurement-and-non-countable-nouns/>)

### 三、學位論文

1. 楊敏敏：《中文量詞認知透視》，福建：華僑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
2. 蕭斐文：《漢語名詞單位詞的習得與教學——論名詞單位詞中的個體分類詞》，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1年。
3. 蘇欣敏：《現代漢語臺灣口語量詞分類研究》，臺北：臺灣師大華語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

